

日語「女性語」的中譯 ——以漫畫為例

王敏東 邱心慈

一、日語中的「女性語」

「女性語」主要是指「女性專用的語言表現」，日語中的「女性語」常表現在「終助詞」「人稱代名詞」等方面（註1），譬如「わ」「かしら」為女性專用之終助詞；人稱代名詞方面，女性在非正式的場合則常自稱「あたし」。《国語学大辞典》（p.350）也指出「使用特有的單語」等為日語女性語的特質。而日本人對日語女性語的要求不外乎是藉以展現柔和、高貴和優美（註2）。

《国語学研究事典》（p.386）指出了女性語研究課題方向，其中包含以下幾點：

1. 截至目前為止的研究大多僅限於以文獻資料為依據的研究，所以有必要從現代女性言語生活中的口語為中心，有系統地探討女性語。
2. 與地域、年齡、階層、場面等相關連的女性語隨時代變遷的變化也是極需探討的課題，如女性語是愈發接近男性語？還是和男性語保持一定差別等等。
3. 可將日語中的女性語和世界其他語言中的女性語做比較。

因此，本文即「以口語為中心」、「從現代女性言語生活中」，在年齡、場面及與男性語的關連等相關條件的考量下，「系統性地探討」日語中的「女性語」，並透過其中文翻譯，與中文中之女性語做比較。

二、日語「女性語」的翻譯

日語的特徵之一為其具有女性語或男性語，這是在歐洲諸語言裡所沒有的現象（註3）。但近年的一些研究顯示，英語在某些表現上是大概可以看出說話者的性別的（註4），而堀井令以知氏（1995年）更是明確地指出包含泰語等多種語言的男女差異，並認為男女在語言表現上的差異是各種語言中都可以觀察到的現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文中雖然並非全然沒有女性語（註5），但一方面數量不多，一方面有些在現代白話文中已不常使用了，而不論在英語或中文中，女性語與男性語差別不大，而當我們將日語中的女性語翻譯成其他語言（如中文）時，就會有表現的問題。中野洋氏（1995年）就曾提出過相關的質疑，但在現有文獻中，對於日語女性語翻譯成中文的問題，則幾乎未做任何的討論。

三、日語小說的中譯

日語小說，早自平安時期的《源氏物語》，明治期如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諸多作家的名作，一直到最近的村上春樹、渡邊淳一的作品，都不乏中譯本，而在翻譯這些日語小說之際，壽岳章子氏就曾指出「若能巧妙地運用女性語及男性語，在會話的部分中，就可以明確地區別說話者的性別」、「歐洲系統的語言，若不一一列出『他』或『她』的話，在一連串的對話中，可能會將事情弄得很複雜」（註 6），讀者更可能因此看不懂上下文或前後的關係。而日本人在小說中靈活利用女性語或男性語，不句句以人稱代名詞標出說話者，或加上一些終助詞的表現模式，在翻譯上，反而造成了一大難題。相對地，當日本人在翻譯外文小說時，對於「過多」的人稱代名詞反而覺得有些囉唆（註 7）。

四、日本漫畫的中譯

「在台灣，長期以來對於漫畫的忽視，讓日本漫畫在台灣漫畫市場中處於一個絕對優勢的地位」（註 8）。早自 20 多年前的《機器貓小叮噠》（ドラえもん）、《小甜甜》（キャンディキャディ）等，一直到《七龍珠》（ドラゴンボール）、《亂馬 1/2》（らんま 1/2）、《櫻桃小丸子》（ちび丸子ちゃん）、《灌籃高手》（スラムダンク）、《蠟筆小新》（クレヨンしんちゃん）、《名偵探柯南》（コナン）等，在日本受歡迎的漫畫，幾乎都陸續被介紹到台灣（註 9），而日本漫畫的中譯大部份都在台灣完成，並輸出到如新加坡等其他華人社會（註 10）。近年更有直接將日本漫畫翻拍成華語連續劇的情形，其中有些也在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播出，並受到相當程度的歡迎（註 11）。

漫畫和小說有所不同，雖然有「對話」和「敘述」之分，但基本上小說是純文字的表現，而漫畫因有圖畫，往往又清楚標示出說話者，因此在翻譯漫畫時，應該比較沒有壽岳章子氏前述無法區分說話者性別的麻煩問題。

五、本文討論範圍

基於以上的敘述，本文所要討論的便是日語女性語的中譯問題，由於女性語是日語的特色之一，女性語可以表現出說話者的女人味及教養，而中文裡的女性語卻都不明顯，因此將日語中的女性語翻譯成中文時，如何達到「信、達、雅」，或哪些翻譯的技巧、現象是可以觀察到的，便是本文的重要目的之一。具體觀察的方法則從漫畫中選取兩部作品，從中分別蒐集女性語及其中譯的用例，再歸納分析整理出日語女性語中譯的一些傾向。選擇漫畫是因為日語的女性語常表現在人稱代名詞及終助詞上，而漫畫有較多的會話形式，易於收集到這樣的用例。而藉由本研究的結果，可一窺日中兩語一些本質上的差異。

此次調查所選用的漫畫是《亂馬 1/2》（らんま 1/2）及《流星花園》（花より男子），二者均以中學生為主要角色，除漫畫外，也都有電視卡通版，足見其受歡迎的程度，漫畫及卡通

都先後被引進至台灣，各有中文版或電視卡通的中文字幕及中文配音的版本；而《流星花園》在 2001 年曾被台灣改編成連續劇，造成轟動，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受到歡迎，更掀起了台灣將日本漫畫改編為所謂「偶像劇」的風潮（註 12）。

《らんま 1/2》為高橋留美子的作品，故事是描寫一少年，因曾誤入受詛咒之溫泉，使得其在遇冷水後，便會變成少女之身（但個性、本質不變）的搞笑漫畫，發表於昭和末至平成年間的《週刊少年サンデー》中，後又發行單行本（全 38 卷），本次調查所使用的是日本小學館於 2001 年 3 月（初版）第 44 刷的《らんま 1/2》8，共 180 頁；中譯本則用台灣大然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初版）第 18 刷的《亂馬 1/2（七笑拳）》8，譯者不詳。

《花より男子》為神尾葉子平成 4 年起刊載於《マーガレット》中的作品，是描述一貴族高中的故事，本調查此次所使用的是單行本第一冊，共計 159 頁，為日本集英社於 2000 年 6 月出版的第 65 刷的版本；中譯本《流星花園》則使用集英社正式授權台灣中文版的東立出版社於 2002 年 6 月出版的第 20 刷（第一刷為 1996 年 2 月），譯者為洪嘉穗。

六、調查結果

本文從上述漫畫中蒐集女性專用的人稱代名詞及終助詞，並與其中文翻譯比較；以下則分別來討論。

六一一、人稱代名詞

原文中女性自稱計使用了「わたし」及「あたし」兩種代名詞，其使用的具體狀況如下：

	らんま 1/2	花より男子	計
わたし	9	10	19
あたし	13	47	60
計	22	57	97

在此次的調查中，女性較常用的是「あたし」，這與本次調查的對象有關。中學女生未出社會，與親近的同學交談時多半以「あたし」自稱，而「わたし」則使用在好比「じゃ、わたしごみ捨ててくるね」（《花より男子》p.175 中譯「那我去倒垃圾囉！」）中，對不特定的其他同伴在較為正式、公開場合中的自稱。

至於這些人稱代名詞的中文翻譯，在兩部作品中看不出個別差異，因此可以整理成以下的情形。

	中譯	未譯（減譯）	增譯	計
わたし	我=19	0	0	19
あたし	我=60	0	0	60
×	×	×	我=93	93
計	79	0	93	172

由此可知，不論是「わたし」或「あたし」，其對譯的中文都是「我」，換句話說，亦即日語用以自稱的女性語，一但被翻譯成中文，是難以表現其「女性」的感覺的。

除了上述的對譯現象以外，人稱代名詞的中譯上也使用「增譯」的翻譯手法。而「減譯」的現象在此次的調查中則完全未發現。

「增譯」為原文中並沒有出現，但翻譯文中可能為了整體的流暢、通順，而添加一些語詞的譯法。如此次的調查中，我們就發現了翻譯文（本文為中文）中添加人稱代名詞的現象，這應該與「日文常有省略主語」的現象有絕對的關係，由於原文（日文）中並未使用人稱代名詞，因此無法判定該有的人稱代名詞是否為女性語。

整體而言，現代中文較缺乏女性語的表現，如女性可能自稱「老娘」「姑奶奶」或「本姑娘」「本大姐姐」「姑娘我」等，但些自稱，語氣上顯得自大，與日語女性語委婉、柔和的基本訴求大為不同。且在此次的調查中也未蒐集到這樣的用例。

另外，雖非日語中女性專用的人稱代名詞，但與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相關的「日語男性專用的人稱代名詞」及其中譯的情形如下：此次調查中，男性計使用了「おれ」「ぼく」「わし」「わたし」自稱，至於翻譯中所使用的中文人稱代名詞，全部都用了「我」；而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則依對方之性別而分別譯成了「你」「妳」和「他」「她」，並未有以「你」涵蓋女性第二人稱及「他」表示女性第三人稱的情形（註13），也沒有因「あなた」「お前」「おめー」「君」「てめー」等而有不同中譯的情形。

但在怎樣的情況下會有添加人稱代名詞的傾向？這是我們在探討翻譯時所關心的課題，根據我們此次蒐集的用例（不分女性語或男性語），可以歸納出以下的情形：

（一） 引用（「（～と）思う」文）

在日文裡「～と思う」並不一定要把主語明確地表示出來，但中文「我以為」（《亂馬1/2（七笑拳）》p.170、《流星花園》p.27）、「我認為」（《流星花園》p.27）、「我覺得」（《流星花園》p.26）、「我就知道」（《亂馬1/2（七笑拳）》p.98）；甚至於疑問句「～と思う？（思ってるの？）」譯成「你以為」（《流星花園》p.115）、「你想」（《亂馬1/2（七笑拳）》p.90）、「你們想～？」（《流星花園》p.38）、「你認為」（《流星花園》p.123）等沒有主語的話，中文句子就可能不完整。

（二）「授受」文

日文的授受文藉由一些特殊的授受動詞，如「あげる」「くれる」等來表達，往往無需主語或對象語即可清楚表達誰要誰做什麼，但中文卻不然，如「～てくれる」系列的句子一定是「別人替我、幫我」做某事，因此「わかつてくれたか」（《亂馬1/2（七笑拳）》p.105）譯成「妳肯接受我了嗎？」、「声かけてくれる」（《花より男子》p.26）譯成「邀我一起」、「手引つ張つてえ」（《花より男子》p.30）譯成「來拉我一下」，即

在中譯裡若不適度加上人稱代名詞就很難清楚表達出日文原文中的意思，而同樣是授受表現的「やってあげなよっ、あかね。」（《亂馬 1/2（七笑拳）》p.70）譯成「妳就答應他嘛！」、「おごつてアゲるから」（《花より男子》p.140）譯成「我請客！」、「うんと親密になつてもらわねば」（《亂馬 1/2（七笑拳）》p.10）譯成「促進他們的親密關係」、「ちよつと眠つててもらおうか」（《花より男子》p.104）譯成「讓妳稍稍睡一下吧！」、「御満足いただけたかしらッ」（《花より男子》p.53）譯成「你滿意了吧？」等等的譯法，也可清楚地看出在中譯文中適度加上人稱代名詞的重要性。

（三）被動句

在此次的調查中，我們發現日文被動句的中譯中有添加人稱代名詞的傾向，如「ぶつとばされっぞ」（《花より男子》p.62）譯成「看我把你踹飛出去哦！」、「F4 にいじめられて」（《花より男子》p.64）譯成「妳被 F4 欺負」、「はめられたー！！」（《花より男子》p.65）譯成「我中了陷阱」、「これはその道明寺さんに頼まれて」（《花より男子》p.68）譯成「這是…道明寺要我們做的…」、「あんなにひどいこと言われたのに」（《花より男子》p.93）譯成「他對我說出這麼過分的話」、「そのカッコだからお客に見られてないのよおっ」（《花より男子》p.152）譯成「都是妳這身裝扮所以他才不當妳是客人！」等等都是明顯的例子。

但實際上這些中譯若不添加人稱代名詞，一樣可以翻譯成合理的中文句子，比如「小心被踹飛出去！」（ぶつとばされっぞ）、「被 F4 欺負」（F4 にいじめられて）、「中了陷阱」「中計了」（はめられたー！！）、「這是…道明寺交代的…」（これはその道明寺さんに頼まれて）、「被說了那麼過分的話」（あんなにひどいこと言われたのに）、「（都是）這身打扮所以才不像（是）客人！」（そのカッコだからお客に見られてないのよおっ）等等，都是可能的中譯。而在此次調查的《らんま 1/2》中出現的被動句很少，而中譯中也未有添加人稱代名詞的情形，因此日文被動句的中譯是否添加人稱代名詞，可能與譯者的個人偏好或習慣有關。

上述（一）（二）（三）的情形可以說是因原文“成分省略”的關係，使得在翻譯時“補筆”，而不至產生“句義不明”的情形（註 14）。

六一二、終助詞

日語女性語亦常表現在終助詞上，此次的調查中計蒐集了「わ」及「かしら」的用例，詳細的用例數如下：

	らんま 1/2	花より男子	計
わ	27	23	50
かしら	6	3	9
計	33	26	59

而女性專用終助詞「わ」及「かしら」的中譯，在兩部漫畫間並看不出明顯差異，可一併整理如下：

	中譯	未譯(減譯)	增譯	計
わ	了=12， 的=8， 嗎=2， 呀=1， 吧=4， 哦=1， 嘛=1， 啦=1， 唷=1，	19	x	50
かしら	嗎=1， 吧=3，	5	x	9
計	35	24	x	59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除部分「わ」「かしら」有未被譯出的情形以外，「わ」被譯為「了」「的」「呀」等多種情形，劉素英氏（1997年）提出「女性多用『啊、呀、啦』」等語尾詞做為句子的結尾，但這種傾向在本次調查中並不明顯。而「かしら」則被譯為表疑問的「嗎」或表推測的「吧」。而所謂「增譯」的情形，因為無法辨識原文中是否該為「わ」或「かしら」，因此無法討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標點符號「！」和「？」被巧妙地運用在「わ」「かしら」的中譯上，但不論是「了」「的」「吧」「嗎」或標點符號「！」「？」，在中文裡都並非女性專用，也就是說，在中文翻譯的表現裡，完全感受不到日語原文「女性專用語『わ』或『かしら』」的特色及語感。

另一方面，在觀察日語女性專用終助詞的同時，我們也觀察了日語男性專用終助詞及其其中譯的情形，此次調查的兩種漫畫中，所蒐集到的男性專用終助詞計有「ぜ」「ぞ」，而其中譯亦多為「吧」「了」「哦」，或利用標點符號「！」等來表現，這與女性專用終助詞的情形一樣，即中文翻譯裡感受不到日語原文性別（男性或女性）專用語的特色、語感。

七、結語

本文以日語女性語的中譯為出發點，主要討論人稱代名詞及終助詞，但也因此涉及到日語男性語（人稱代名詞、終助詞）和人稱代名詞是否必須被翻譯出來等相關問題。

仔細觀察日語人稱代名詞的中譯，察覺到某些特定文句的表現中日不同，在某些可省略

主語或人稱代名詞的日語表現中，中文若不適度地添加人稱代名詞，則會造成語意不清的現象。

而中文書面裡用以專指女性的人稱代名詞「妳」和「她」，在此次調查的範圍內，可以說是很精準地使用在其所指稱人物的性別區別辨識上。

至於終助詞，現代中文沒有女性特有的表現，故在翻譯上，只能用一些中性的語尾助詞，再利用驚嘆號（！）等標點符號作一些視覺（書面）上的輔助。

整體而言，中文文字的翻譯上是難以將日語女性語表現出來的，不懂原文（日文）的人（讀者）多半得藉著上下文或畫面（漫畫或電影等）來揣摩原意。

另外，藉由此次的調查，我們也發現到日語男性語（人稱代名詞及終助詞）在中譯表現上同樣匱乏。

註釋

1. 《日語百科大事典》（1990年）p.29、氏家洋子（1996年）等。
2. 杉本つとむ（1986年）p.28、堀井令以知（1990年）p.30、p.193等。
3. 《日語百科大事典》（1990年）p.29。
4. 氏家洋子（1996年）。
5. 劉素英（1997年）。
6. 寿岳章子（1984年）p.67，另外，堀井令以知（1990年）p.27等亦有類似的描述。
7. 寿岳章子（1984年）pp.67~69。
8. 徐佳馨（2002年）p.88。
9. 王敏東、莊斐琪（2002年）。
10. 吳傳明（2000年）。
11. 如將《花より男子》翻拍成「流星花園」，《あすなろ白書》翻拍成「愛情白皮書」等。
12. 李天鐸、何慧雯（2002年）p.17。
13. 《らんま 1/2》中的主角時而以男性身份出現，時而以女性身份出現，在中譯本《亂馬 1/2（七笑拳）》的翻譯上可以觀察到：說話者並不以其外貌來使用「你」「妳」或「他」「她」，而是以漫畫中的說話者確實知道主角的真實性別（男性）與否，來決定翻成「你」「妳」或「他」「她」，若說話者知道主角是男性，即使在漫畫中主角以女性身份出現，說話者還是會用「你」或「他」來指稱，而不會用「妳」或「她」。
14. “” 內之用語乃參考陸松齡（1995年）p.168。

參考文獻

- 佐藤喜代治編《日本語学研究事典》昭和58年（5版）、明治書院（日本）
寿岳章子《日本語と女》1984年1月（初版6刷）、岩波書局（日本）
杉本つとむ《女のことば誌》1986年6月、雄山閣出版（日本）

- 国語学会編《国語学大辞典》1987年(5版)、東京堂(日本)
- 金田一春彦等編《日本語百科大事典》1990年、大修館(日本)
- 堀井令以知《女の言葉》1990年5月、明治書院(日本)
- 中野洋「パソコン利用の現状と課題語彙」(宮地裕編《日本語学パソコンを使う日本語研究》)1995年、明治書院(日本)
- 陸松齡《日漢翻譯藝術》1995年(臺灣初版)、臺灣商務印書館(台灣、香港)
- 王秀文《現代日本語要説》1995年、鴻儒堂(台灣)
- 氏家洋子《言語文化学の視点》1996年10月、おうふう(日本)
- 劉素英「中国語」(井出祥子編《女性語の世界》)1997年、明治書院(日本)
- 吳傳明「新加坡日本漫畫文化」《亞洲文化》24、2000年6月(新加坡)
- 徐佳馨「圖框中的東亞共榮世界 日本漫畫中的後殖民論述」《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與亞洲(1)》2002年3月、遠流出版(台灣、香港)
- 李天鐸、何慧雯「遙望東京彩虹橋 日本偶像劇在台灣的那移想像」《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與亞洲(1)》2002年3月、遠流出版(台灣、香港)
- 王敏東、莊斐琪「感動詞の中国語訳について—台湾におけるアニメーションの場合—」《日本学刊》2002年6月、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香港)

王敏東(台灣)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專任副教授

邱心慈(台灣)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碩士生